

[德] 伊丽莎白·冯·塔登 著

顾牧 译

自我决定的

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孤独

人为何选择
成为自己的孤岛？

无接触时代，
关于孤独的当代生活诊断书

Elisabeth von Thadden

SEM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方传媒

[德] 伊丽莎白·冯·塔登 —— 著
顾牧 —— 译

自我决定的 孤独

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Die
berührungslöse
Gesellschaft

Elisabeth von Thadden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方传媒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德）伊丽莎白·冯·塔登著；
顾牧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3

（万有引力书系）

书名原文：Die berührungslose Gesellschaft

ISBN 978-7-218-16017-7

I. ①自… II. ①伊… ②顾… III. ①人际关系—通俗读物
IV. ①C912.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78846号

Die berührungslose Gesellschaft by Elisabeth von Thadden

All Rights Reserved

©Verlag C.H.Beck oHG, München 2018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The PaiSha Agenc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oethe-Institut

ZIWO JUEDING DE GUDU: NANYI JIANLI QINMIGAN DE SHEHUI

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德] 伊丽莎白·冯·塔登 著 顾牧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丛书策划：施 勇 钱 丰

责任编辑：陈 晔 黄炜芝

营销编辑：龚文豪 张静智

责任技编：吴彦斌 周星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99）

电 话：（020）85716809（总编室）

传 真：（020）83289585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岭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6.25 字 数：150千

版 次：2023年3月第1版

印 次：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号：图字19-2022-129号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57168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5716833

伊丽莎白·冯·塔登

德国著名记者、作家，曾在巴黎和柏林修读文学研究，现任德国知名媒体《时代周报》的政治版编辑。

顾牧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德文学交流与文学作品译介，已出版《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无欲的悲歌》《弗洛伊德传》等译著二十余部。

目 录

引 言 陌生的拥抱	1
第一章 指尖的触感	9
第一节 身体接触之重与触觉研究之轻	11
第二节 无接触时代的“皮肤饥饿”	18
第三节 敏感的指尖与无法愈合的伤口	22
第四节 “新的性革命”：开放、脆弱与恐惧	29
第五节 触摸中的互动性与信任感：按摩师和她的手	35
第六节 老龄化社会的护理需求与触摸的双重性	38
第二章 不受伤害的权利	43
第一节 人权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45
第二节 不受伤害，不可侵犯：理念高歌与政治低吟	48
第三节 同情、伤痛与脆弱：进入现代之前的历史	53
第四节 爱情并非只有痛苦：从狄德罗到玛莎·努斯鲍姆	58
第五节 体罚：现代法律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暴力	62
第六节 不可逆的女性视角	69

第三章 保持距离	77
第一节 默默的反抗：别靠我太近	79
第二节 无可避免的靠近：在同一屋檐下	83
第三节 自愿的靠近：“迷你屋”和维也纳的居住计划	91
第四节 自愿和非自愿的孤独：单身社会	99
第五节 隔空的触摸：父母—显示屏—孩子	104
第四章 被驱逐的自我	111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中的身体	113
第二节 如果身体接触也用算法优化：科林的《品质乐园》	119
第三节 具身的自由：身体和躯体的二重性	125
第四节 “对手”的权力：让·埃默里的“酷刑”	129
第五节 什么都不能触动我：从《棱茨》到播放器列表	132
第六节 共鸣：哈特穆特·洛萨的世界关系社会学	139
结束语：如履薄冰	145
注 释	150
文献与资料	188
致 谢	195

引言 陌生的拥抱

某个夏日，德国耶拿“天堂”火车站，一幅巨型广告映入眼帘：一个黑发美人站在浴室里，身体被轻雾一般的白色肥皂泡所簇拥。被假想成某种形状的肥皂泡围裹在一个人的身上，要给这个人庇护和安慰，它为什么要这样做？站台上的广告语给出了解释：为了“呵护您的肌肤”。这就有些奇怪了，这句话里包含了几层意思：“您的肌肤”，对这个人使用尊称显示了一种疏离；被“呵护”的是脆弱的人类，判断某种接触是否会带来伤害的这层“肌肤”则被拥抱在肥皂泡中。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让我们看到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变化。于是站在某一个站台上，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一个社会里，会有人醉心于来自肥皂泡的贴心呵护？再看一眼，更觉得讶异：广告屏上那宛若人形的肥皂泡既非男，也非女，而是兼具两者的特点。它与西方艺术史上的两幅圣像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幅是波提切利创作于1484年前后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画中披散着头发的维纳斯后来成为女性美的象征，肥皂泡人形的头和飘舞的头发就像那个维纳斯。另一幅是柯勒乔1531年的画作《朱庇特与伊俄》，在画中，神王朱庇特化身云雾，拥吻着伊俄完美、洁白的身体。

于是在突然间便危机四伏的欧洲，一家制造肥皂的企业借助一

家有文化的广告公司，触碰到了一个敏感的点：身体接触是必要的，但伤害不可以。发生在浴室中的伤害被希区柯克的电影《惊魂记》表现到了极致。广告上的肥皂泡美人经历的是让人愉悦的身体接触，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性。肥皂泡美人很享受这种接触带给她的呵护，但我们都知道，对现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言，身体接触所引起的结果远不止于此，它能让人精神突然振奋，使人敞开心胸，也能带来威胁、伤害，让人感到恶心，甚或造成意想不到的危险。这件事的两面性显而易见：对亲密接触的开放态度既会带来一切保护行为要竭力避免的伤害，同时也获得每个人都需要的关怀。亲密接触是必要的，但似乎也不能太亲密，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是否危险或者让人讨厌，当身体想获得拥抱，肥皂泡显然比人更安全。

肥皂泡的拥抱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我们上文说到的这种尴尬局面，而这正是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在今天，我们亲身经历着划时代的变化，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的生活空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个人都有不被伤害的权利，伤害身体的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此外，移动和电子技术也拉开了人与人身体间的距离，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的身体资源作为独立的个体投入市场。与此同时，人们孤独感越来越强，伴随而来的还有恐惧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身体接触又意味着什么？

本书想要阐发的观点是：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安地发现，即使最完美的身体也会受到伤害，而且身体是需要亲密和接触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矛盾的想法，既渴望亲近，又希望得到保护，不被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亲近伤害。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社会将朝着什

么样的方向发展，人与人是能够无所畏惧地相互关心、心甘情愿地彼此亲近，还是充满猜疑的自我封闭、控制的欲望和对接触的绝对回避会占据上风。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中说，影响力难以估量的暴力行为引起跨越国境的危机和事件，让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公民想起自己曾经多么脆弱。¹ 鲍曼的著作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具有这种双面性的，而我们自己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这种双面性背后是启蒙思想追求的广泛平等，在这种思想之下，对身体的暴力和造成生理伤痛的行为受到法律遏制，它们应像曾经存在过的野蛮暴力行为一样消失。²

我们这些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已经将自己彻底密封起来，皮肤刀枪不入，一味塞住耳朵，低头盯着智能手机，不受任何干扰，为的是能够在移动中迎接各种挑战。但只要随便扫一眼那些屏幕，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相互紧密依存的欧洲国家中，成百上千万的高危人群正用多媒体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什么是国家也无法提供保护的真正的脆弱。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在杂文《迟暮的欧洲》（*Europadämmerung*）中便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他认为在难民危机和一体化的欧洲开始动摇的时候，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公民会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尽管在1945年之后，他们曾经认为这一点已经克服。³

本书要探讨的正是人类的脆弱，⁴ 我希望从身体的字面意义上理解并追踪有关身体危机的研究，这能让我们看到危机的各种变化。现代社会要给所有人的自我发展以同样的空间和保护，一步步

为身体争取不受伤害的权利；同时，身体与身体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在不断增加。在工业现代化的时代，人的身体先是成为劳动资料；随后，后现代社会又开始追求身体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尤其是在网络上，人们越来越要求身体的完美，不断向身体兜售健康，并向其承诺性方面的自决权。这个社会让身体变老，变得需要被保护，因而也更加容易被伤害，同时渐渐失去繁衍子嗣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现在正处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过渡中：养生、运动、膳食营养和保健产业合力设计出完美的个人身体形象，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后资本主义时期应以什么形象示人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变得不牢固。人们发现，人一生中最多能够有几年时间，并且只在世界上的少数地方能够期望自己不受到伤害。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与他人近距离接触。身处这个无接触式社会，很多人感到孤独，四下寻找，希望能找到些许亲近感，哪怕付费也可以。有的人为主动的亲近思考新的方法，或者说为了一个能够对人的脆弱表示尊重、认为人是可以触摸的后现代社会思考出路。

这样的想法是有充足理由的：如果看看欧洲使用武力扩张的历史，那么现代的法律无疑正越来越转向杜绝暴力。在今天，依仗自己的强势地位来利用别人的脆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持怀疑立场的观察者们虽然在判断是否进步的方面很谨慎，但对这件事他们是有定论的：从18世纪中期开始，这种进步就一点点在显现。没有人可以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强行靠近他人。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适用，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尤其如此。我们曾经长期忽视对这些人的保护，比如那些不得不面对主人侵犯的女佣们。在过去几十年

中，妇女和儿童所需要的特殊保护在德国以宪法和刑罚的形式得到了保障，这些变化能够让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时候更加放松，心态更加开放。

但是新出现的对各种侵害的防护在很多人看来依然是不堪一击的。对于那些非自愿的身体接触，社会终于提高了警惕。反性骚扰运动“Me-too”让我们看到围绕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⁵还有一个进步也正在显现，那就是社会标准的改变：我们终于可以大范围、公开地说身体是有申诉权的，面对他人对权力的滥用，我们无需再保持沉默。而且，男人们也终于成为这一改变的维护者，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愿的爱情要好于传统的强权模式。

尽管如此，人们显然还是非常不确定这种不伤害他人的承诺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有些人认为，强迫与侵害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我也想通过这本书，让现代社会所获得的那些不稳固的成就被人看到，因为这些成就是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的：受法律保护的主动接触和没有恐惧感的开放心态。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历史的一个真实的可能，虽然这些成就从来就不是稳固的或者有保障的。

我们一旦注意到了上文中所说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在看任何一本书、走任何一条街道、去电影院或者上网的时候，就都能发现各种各样的信号：比如2018年2月，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影片，罗马尼亚女导演阿迪娜·平蒂列（Adina Pintilie）的作品《不要碰我》（*Touch Me Not*），就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作品以长达七年的调查为基础，讲述的是人对身体接触的恐惧和渴望，这一点应该说并不符合欲望的常见标准。战后法国最成功的一

部影片，在德国上映的时候名字叫《几乎是挚友》（*Ziemlich beste Freunde*），法文原版的名字是《触不可及》（*Intouchables*）。在这部影片中，一个身受重伤的中年人不得不由一个刑满释放的年轻人照顾生活起居，这种身体护理如今已经被视为一种人性化的靠近和接触。再来看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有一家大学的医院要招聘护理人员，招聘启事的背景是极度放大的指纹：“细腻敏感如指尖（*Fingerspitzengefühl*）？必不可少。”⁶ 身体接触在政界也被运用到了表演级别：年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精心设计了触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环节，以此在各国媒体前展示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⁷

于是某一天起，我开始记录这些街道上、会面时以及各种研究与论文、谈话、哲学、电影、文学等之中引起我注意的事件，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全书分为四章，分别讲述了作为展示场所的身体四个划时代变化的维度。虽然在书中，四章是先后排列的，但我还是努力将各个部分安排得让读者可以从任意一处或任意一章开始阅读。⁸

第一个维度主要是讲皮肤的接触——这种接触的不可替代——或者说人的触觉，当今的性革命，孩子、病患或老人应有而没有的那些身体接触，以及对人类是否忘记自己是哺乳动物的担忧（第一章）。第二个维度是法律和政治。从现代社会开始以来，人们就在这些领域为身体争取不受伤害的权利，但很多加诸身体上的伤害却长时间保持了合理性，我想要讲的是从这种迟滞生出的政治力量（第二章）。第三个维度讲的是不用再生活在逼仄中的欧洲人，由于身体与身体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拉开，减少了非自愿亲近和身体接触的几率，人的意愿有了新的空间，但非自愿的孤独却因此占据了

上风（第三章）。在最后，我想讲的是高移动性的后现代社会怎样让身体保护变得空前迫切：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市场，这个劳动市场仔细打量这些身体，但它并不是哪一个都要。很多人出于提高竞争力的考虑，让自己变得无法触碰，而艺术和哲学却在寻找另外一种解决办法（第四章）。

但有一点我想提前说明：我们只要描画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它就很容易被人当成唯一的、超越一切的大潮流，大有主宰一切的样子。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会看不见现代社会如同无数根线交织而成的多元形态，也会看不到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化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对侵犯表示蔑视的同时，让人与人的亲近变成可能。说得更明确一点：从历史角度看，保护身体不受伤害的并不只是欧洲，我也不想把自愿的相互亲近说成似乎是欧洲独有。毋庸置疑的是，有关身体的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⁹我想用自己切身经历的这个社会来描述这段历史，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耶拿“天堂”火车站那幅广告上，站在浴室中的年轻女人所需要的保护为什么偏偏来自肥皂泡。

第一章

指尖的触感

第一节 身体接触之重与触觉研究之轻

身体接触这事要谨慎，手可以，小臂也还行。在大多数的文化中，人们如今都能够接受陌生人摸自己的手，不过在类似握手这样的礼仪中，人与人的身体之间是保持着距离的。除此之外的几乎所有触碰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摸脸或者私处就更不行了。但是跟亲近的人，比如家人或者朋友，就不太一样：一般来说轻轻触碰肩膀、头和脊背都是可以的，这不会让人觉得不悦。¹不过也只限于此，除此之外的触碰还是会让人不舒服。主动的拥抱则是例外。

但每种文化对身体接触的接受程度又不一样：有研究证明，在波多黎各，人们在小饭馆里的一场谈话中，平均每小时的身体接触约180次，²在法国是30分钟内110次，而在美国则只有2次。³此外，还有一些身体接触被证明是能够产生某些效用的：有证据显示，在欧洲的餐馆里，如果服务生轻轻地、不经意地触碰客人，例如碰一碰上臂，那么客人会给更多的小费。⁴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关于身体接触，我们都知道些什么？

触觉研究专家马丁·格伦瓦尔德（Martin Grunwald）在实验室门前等待我们这些客人，并与我们握手。这是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四肢纤细，戴着无边眼镜，穿一件红色的套头毛衣。他是莱比